【社会调查】

中国青少年教育期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钱祥升

【摘　　要】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2的数据，本文探讨了中国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差异现状以及差异发生的原因。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教育期望两极分化的现象明显，这种差异与分化和青少年的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息息相关：家庭背景好、学习基础扎实、就读重点学校的青少年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家庭背景差、学习基础不好、就读非重点学校的青少年具有较低的教育期望。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当前家庭阶层较低的青少年群体，在以“精英教育”为导向的教育体制中日益处于不利地位，这不仅会导致他们丧失学习的兴趣和信心，也是加剧教育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关 键 词】青少年；教育期望；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学校

【作者简介】钱祥升，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学海》（南京），2020.6.148～15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大学生社会政治认同测量与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号：20BSH026)的阶段性成果。

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对人力资源需求的不断提升，教育已成为促进社会进步与个体向上流动的一条重要途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谁获得了教育”的问题(李春玲，2009)，尤其是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子女的教育获得(吴愈晓，2013)。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学者发现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还存在中介桥梁，即家庭背景是通过受教育者的教育期望影响教育获得，因此探讨教育期望的差异模式及其影响因素具有学术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就有学者发现教育期望与教育获得存有密切关系(Lesley Andres等，2007)。在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家庭的教育期望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教育成就具有显著影响(Jerry Trusty，1998)；“布劳-邓肯模型”的后续衍生研究也从微观出发，指出教育期望是教育获得最有效的预测变量(Peter Blau，and O.D.Duncan，1967)。国内学者对此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也有所关注，有学者认为父亲与母亲的背景对子代教育期望与教育获得有影响，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也同时影响着家庭教育期望(杨春华，2006)。还有学者指出，先赋性家庭优势不能完全解释教育获得者的学业水平，学业成功的70%是靠个人因素决定的，受教育者自身的教育期望作为调节家庭阶层地位对教育获得的中间变量，是教育获得最有效的预测变量(王甫勤，2014)。

纵观已有文献发现，学界至今未对“教育期望如何形成，形成过程中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等议题达成共识，更没有从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方面进行一项全面的综合实证研究。为了验证这一问题，我们选取中国青少年这一群体进行探讨，一是因为随着我国教育的持续改革与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对于适龄青少年群体而言，义务教育“读与不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读”已经不是问题，谁更愿意继续升学，“更期望获得更多的教育”(刘保中，张月云，2014)才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二是因为初中阶段，青少年独立人格与思想尚处于形成过程中，加之学生生活方式简单，主观层面的教育期望受到的影响及因素来源相对比较明确，便于分析。基于此，本研究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分析框架，尝试多视角多层次对我国青少年群体的教育期望进行解读，并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在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的背景下，青少年群体的教育期望有何差异？尚处于独立意识与人格形成过程中的青少年群体，其主观层面的教育期望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国外文献中关于教育期望的含义有educational aspiration和educational expectation之分，前者侧重理想主义，具体指的是一种关于教育的美好愿望，也常被译为教育热望；后者从现实主义出发，具体指在职业规划的基础上对教育投入的一种理性判断。中国公众对“教育期望”的理解，更多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概念，常见的如“好好学习是为了考上大学”“只有考上了大学才会有好工作”等。此外，当代中国青少年的教育期望正随着中国转型期与全球化的发展而发生巨大变化，同时，家庭和学校对受教育者的影响也必须有效转化为其个体的教育期望才能发挥功能；因此，当代中国青少年教育期望与其自身特征密切相关。基于此，本文所考察的教育期望也是从这个意义出发，具体是指从自身能力、过去的受教育经历、抱负、家庭环境等方面衡量教育的理性价值。

首先，个体间在性别、户口等人口特征上存在差异。性别依然是教育选择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有学者通过调查发现，如今教育期望受到来自父母的影响越来越小，受到性别的影响越来越大；另外，教育需求往往基于教育回报，由于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说法，农村地区青少年的教育期望普遍偏低，即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很多也不热爱学习，常常出现“反校园文化”现象(熊易寒，2010)。事实上，学习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学习成绩越好的孩子越容易爱上学习，对自身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在学习中充满激情与动力，取得更好的成绩。根据以上文献回顾，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1a：学生的教育期望存在着性别差异。

假设1b：学生的教育期望存在着城乡差异。

假设1c：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

假设1d：学生学习成绩越好，教育期望也就越高。

其次是家庭背景。学界早期关于教育期望的研究就是从家庭教育期望出发，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影响着子女的教育获得，对子女的未来职业地位与收入产生显著影响(杨春华，2014)。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家庭教育期望是家庭实现代际流动的重要变量，父母的教育期望会传承给子女，子辈通过这种习得，形成一种自我激励的心理能量，容易获得较高的学习成绩或学业水平；另一方面是因为教育也是需要成本的，受教育程度高的父母通常对子女的教育会有较高期望，这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投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资源。与此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途径获取与孩子教育有关的信息，帮助孩子建立更高的教育期望，获得更好的学业成就。总之，家庭对子代教育期望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父母的经济和文化资本对子代教育期望养成的投入；二是父母教育期望对子代教育期望的传递与强化(吴愈晓，2015)。根据以上讨论，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2a：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

假设2b：家庭的经济条件越好，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

假设2c：贫困家庭的学生相对于非贫困家庭的学生的教育期望要低。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第三是学校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世界范围内公共教育资源的全面扩展,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子女拥有近乎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许多研究发现,尽管教育机会怎样增多,但不同阶层、性别、种族等群体之间的教育获得,以及职业、收入等方面的差距反而越加明显。有学者通过对我国中学学校教育的研究发现,在我国中学教育阶段,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育分流对城乡居民职业地位获得有影响,中学教育阶段接受过重点学校教育的人能够获得更高学历的教育,并在地位获得过程中占有相当大的优势(王威海、顾源,2012)。学校之间在教学质量、影响力、校园文化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带来较大的影响(王进、宋玉文,2013)。根据以上讨论,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

假设3a:学生所在的班级越好,其教育期望越高。

假设3b:学生所在的学校越好,其教育期望越高。

数据、变量和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12年中国教育跟踪调查(CEPS)[①]的第一期数据。CEPS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设计与实施的大型追踪调查项目,在全国范围内抽取112所学校的438个班级约2万名中学生作为调查样本,调查对象除学生外,还有家长、教师及校领导。CEPS旨在揭示家庭、学校、社区以及宏观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教育产出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发生作用的过程,为相关学术研究及政策制定提供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多层次基础数据支持。

本研究主要探讨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所以因变量为处于青少年时期的中学生的教育期望,CEPS测量的问题是“你希望自己读到什么程度”,我们将其转换为一个连续变量。本研究的假设主要从学生的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环境三个方面出发,所以自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变量:一是学生的个体特征。首先,学生的个体特征既包括人口学变量如性别、户口、民族,也包括其所处的学习阶段。CEPS的样本主要包括两个年级,即七年级和九年级。由于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入学年龄在同一年级内基本保持一致,所以学生的年级即是其所在的学习阶段,同时也表明其年龄。其次,学生的个体特征还包括其是否是独生子女。以往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同胞结构也是影响其教育获得和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也将学生是否是独生子女作为一个测量指标。最后,学生的学习成绩指标主要有三个,CEPS提供了标准化之后的语文、数学和外语三门课的成绩,我们将其作为学习成绩的指标。二是家庭背景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主要变量为父亲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受教育年限。经济资本包括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是否享受低保两个变量。由于CEPS中的家庭经济状况并非是家庭的经济收入而只是被访者自身的主观判断即认为所在家庭的经济状况的困难程度,所以我们认为这种测量可能是不准确的;因此我们在家庭的经济状况之外又将家庭是否享受低保作为家庭经济资本的指标,毕竟家庭是否享受低保是区分家庭经济贫困与否的最为客观的标准。三是学校环境变量,主要用两个指标来测量。与以往研究中的“重点学校”和“重点班”的区分不同,CEPS提供了学生所在的“学校在区县的排名”和“班级在学校的排名”两个定序变量。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描述统计分析,主要用来观察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差异。第二部分主要使用多元线性模型(OLS)的方法来估计中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为了更好地估计不同因素对学生的教育期望的影响,我们使用嵌套模型的方法依次加入不同组别变量,采用五个模型来检验本研究的假设。

研究结果

1.描述统计分析:变量的均值

表1提供了各个变量的基本情况。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初中生的教育期望(年限)的均值为16.57年,对应的教育阶段为大学本科,表明大部分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父亲受教育年限	10.32	3.14	母亲受教育年限	9.54	3.54
语文成绩	70.12	9.84	数学成绩	70.07	9.87
外语成绩	70.12	9.86	教育期望(年限)	16.57	3.12
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变量	频数	有效百分比
性别			户口		
男性	9248	49.72	农村	9522	51.77
女性	9145	50.28	城市	8871	48.23
年级			独生子女		
七年级	9689	52.68	是	7988	43.43
九年级	9704	47.34	否	10405	56.57
家庭经济状况			学校在区县内排名		
非常困难	686	3.73	中等及以下	3505	19.06
比较困难	5161	17.19	中上	10732	58.36
中等	13444	73.09	最好	4156	22.60
比较富裕	1047	5.69	家庭是否享受低保		
很富裕	55	0.30	是	1883	10.24
班级在学校排名			否	16510	89.76
中等及以下	3065	16.66	民族		
中上	13318	72.41	汉族	10794	91.31
最好	2010	10.93	少数民族	1599	8.69

初中生都希望自己能接受大学本科以上的教育。

2.青少年教育期望影响因素及效果

下页表2报告了嵌套模型数据分析的结果,我们估计了五个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模型。其中,模型1中估计的是人口学变量对中学生教育期望的影响,数据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生的教育期望要比女生低0.435年,初步的结果表明假设1a是成立的;九年级的学生要比七年级的学生的教育期望低0.624年,这说明随着初中生年龄的提升,他们对自身的教育期望会越来越低;农村户口的学生的教育期望比城市户口的学生的教育期望要低0.827年,表明在不控制学生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的情况下,假设1b是成立的。女生教育期望高于男生教育期望表明,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孩子的性别在教育选择时发生转向,为了增加未来职业竞争力与家庭阶层的传承,女生对教育更为看重。

模型2中我们加入了独生子女的变量,模型的R^2提高0.008并且变量显著($p<0.001$),这说明独生子女要比非独生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假设1c得到验证。模型3我们要检验学生的学习成绩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在模型2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和外语成绩的标准分。数据结果显示,这三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并且显著,表明学生的成绩越好,其教育期望越高,假设1d得到验证。比较模型2和模型3,另一个重要的结果是性别效应消失了,性别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男生的教育期望要低于女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生的学习成绩要低于女生的学习成绩。

模型4我们要检验学生的家庭背景对子女的教育期望的影响,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变量。数据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学生的父亲和母亲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会带来学生教育期望的增加,且父亲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程度高于母亲,假设2a成立。同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表2 教育期望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性别(男性=1)	−0.435*** (0.0493)	−0.491*** (0.0493)	0.0916 (0.0492)	0.0937 (0.0482)	0.115* (0.0477)
年级(九年级=1)	−0.624*** (0.0494)	−0.640*** (0.0492)	−0.612*** (0.0456)	−0.577*** (0.0448)	−0.616*** (0.0444)
民族(汉族=1)	−0.0377 (0.0879)	−0.155 (0.0880)	−0.126 (0.0815)	−0.358*** (0.0813)	−0.346*** (0.0806)
户口(农村户口=1)	−0.827*** (0.0494)	−0.582*** (0.0528)	−0.595*** (0.0489)	−0.134*** (0.0513)	−0.0715 (0.0508)
独生子女(是=1)		0.684*** (0.0535)	0.607*** (0.0496)	0.215*** (0.0515)	0.152** (0.0510)
语文成绩			0.0450*** (0.00338)	0.0424*** (0.00333)	0.0426*** (0.00329)
数学成绩			0.0527*** (0.00324)	0.0510*** (0.00318)	0.0506*** (0.00314)
外语成绩			0.0506*** (0.00357)	0.0479*** (0.00351)	0.0488*** (0.00347)
父亲受教育年限				0.142*** (0.00985)	0.123*** (0.00979)
母亲受教育年限				0.0862*** (0.00885)	0.0800*** (0.00877)
家庭经济状况(非常困难=0)					
比较困难				−0.163 (0.128)	−0.223 (0.127)
中等				−0.286* (0.121)	−0.399*** (0.120)
比较富裕				−0.00429 (0.153)	−0.161 (0.151)
很富裕				0.446 (0.432)	0.309 (0.427)
是否享受低保(是=1)				−0.174* (0.0754)	−0.172* (0.0746)
学校区县排名(中等及以下=0)					
中上					0.825*** (0.0590)
最好					1.401*** (0.0714)
班级学校排名(中等及以下=0)					
中上					0.201*** (0.0603)
最好					0.295*** (0.0867)
常数项	17.54*** (0.0939)	17.26*** (0.0960)	6.555*** (0.218)	5.133*** (0.249)	4.452*** (0.252)
观察值	17623	17623	17623	17623	17623
R^2	0.030	0.038	0.175	0.207	0.225

注:*p<0.05,**p<0.01,***p<0.00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差。

时数据结果也表明,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享有低保的家庭学生的教育期望比没有低保家庭学生的教育期望要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量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这个变量属于主观判断的变量,而是否享受低保却是家庭是否贫困的客观标准,所以,本文据此认为贫困家庭的学生要比非贫困家庭的学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生的教育期望更低，假设2c得到验证。

表2中的模型1到模型4检验的是学生的个体特征和家庭背景对其教育期望的影响。但是，学生的教育期望不仅受制于其出身和家庭环境，也受制于学生所在的班级和学校的背景。本研究数据结果表明，学生所在的学校和班级越好，其教育期望也就越高，假设3a和假设3b得到验证。这意味着那些非精英学校和非精英班级的学生往往容易丧失学习的信心和动力。在模型5中，学生的性别变量再次变得显著($p<0.05$)，并且是男生的教育期望要比女生的教育期望高。从模型1到模型5，我们可以发现学生的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发生了逆转，这说明虽然在总体上女生的教育期望要高于男生的教育期望，但是这种性别差异主要是由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环境决定的，只要男生的学习成绩较好并且处在较好的学校和班级中，其教育期望与女生持平甚至超过女生。

总结表2中的模型1到模型5的数据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学生的教育期望存在着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但是前者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环境，而后者的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家庭环境。本研究的数据结果也表明学生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对学生的教育期望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影响其教育期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不过以往的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习成绩也受到其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的影响。所以，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初中生的教育期望并非是某一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而是在家庭、学校和学生自己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结论与讨论

教育期望作为学生对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的主观期望，也是影响其最终受教育程度的重要因素。如果说人们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教育不平等的客观体现，那么学生的教育期望就是教育不平等的主观体现。以往的研究可能聚焦于家庭、学校和个体特征的某个方面，但并未能就这些方面的因素对学生的教育期望做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本文通过CEPS的数据进行多元分析旨在弥补这一缺陷，并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一是学生的教育期望的确存在着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可以由其他因素来解释。就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而言，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女生的教育期望要高于男生的教育期望，但是当加入学生的学习成绩、学校等级和班级等级之后，教育期望的性别差异出现了逆转，这说明学生的教育期望更可能受制于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环境。而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在加入了学生的家庭环境的变量之后就消失了，这说明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更可能是由学生的家庭环境的城乡差异所决定。

二是学生的家庭环境即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对学生的教育期望有着显著的影响，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学生的教育期望也就越高；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的教育期望要比非贫困家庭的学生的教育期望要低。学生的家庭主要为学生的教育提供各方面的资源，而多子女家庭则意味着这种资源的分配的竞争，独生子女则不需面对分配的竞争。所以学生是否拥有兄弟姐妹，既是其所处的同胞性结构的特征，也表明其获得教育资源是否存在着家庭内部的竞争。本文的研究表明独生子女的教育期望比非独生子女的教育期望要高，这说明独生子女在接受教育时更有优势。

三是学生的学校环境对其教育期望也有着显著的影响，学生所在学校和班级的排名越好，其教育期望也就越高。当然，在中国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中，学生的学习成绩越好也就越可能进入更好的班级和更好的学校，对于学生而言，不同阶段的“升学”不仅是学习成绩这一种结果，也影响了其教育期望。对于那些在某一阶段“掉队”的学生而言，他们很难再树立起学习的信心。本文的研究表明，学生的教育期望受到其学习成绩的显著影响，学习成绩越好，其教育期望也就越高。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综上，通过对青少年教育期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受到家庭、学校和个体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学习成绩较差并且身处中等及以下的班级和学校的青少年的教育期望是最低的，也意味着他们丧失了接受更高教育的信心。不可否认，教育资源是一种所有人都在竞争的稀缺资源，但是现行的“精英教育”体制却导致了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青少年失去了继续教育的信心。我们无法让每个青少年都从出生即处于同一起点，但是却不能让他们失去希望。因此，教育公平的推进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CEPS数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负责收集。关于该数据的详细资料请参考其官方网站：http://ceps.ruc.edu。

参考文献：

[1]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4期.

[2]李春玲：《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影响》，《妇女研究论丛》2009年第1期.

[3]刘保中、张月云、李建新：《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观念与家庭教育期望》，《青年研究》2014年第6期.

[4]王甫勤、时怡雯：《家庭背景、教育期望与大学教育获得——基于上海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社会》2014年第1期.

[5]王甫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读研期望——高校特征的中介效应》，《青年研究》2020年第3期.

[6]王进、宋玉文：《中国城市中学教育的社会差别：以广州市中学为例》，《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7期.

[7]王威海、顾源：《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4期.

[8]吴愈晓：《中国城乡居民的教育机会不平等及其演变(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9]吴愈晓、黄超：《中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城乡差异研究——基于CGSS2008数据》，《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10]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11]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年第3期.

[12]杨春华：《教育期望中的社会阶层差异：父母的社会地位和子女教育期望的关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8期.

[13]杨春华：《农村家庭的教育期望与策略安排》，《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4期.

[14]余秀兰：《父母社会背景、教育价值观及其教育期望》，《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7期.

[15]张文军、徐晓霞、沈旭芬：《全球化背景下当前青年的教育期望与生活期望》，《青年研究》2002年第7期.

[16]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7]Trusty, Jerry, “Family Influences o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Late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8,(5).

[18]Lesley, Andres, Maria Adamuti, Ee-seul Yoo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Parental Social Class, Gender, and Postsecondary Attainment”, Youth & Society, 2007,(12).

[19]Blau, Peter, and O. D. Dunc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7.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